

見

聞

錄

見聞錄卷二

嘉善徐岳季方氏著

隱逸

烏程溫相公致政歸因尋地入山迷道昏黑遙見隔
林火光匍匐投之聞讀書聲欲尋明叩問不得於墻
外呼之告以借宿回云此處虎狼甚多我家中人出
反扃其戶以倒鈎藤繞門外我不得開以延客奈何
從者俱有兵器斬藤啓門而入蓋倒鈎藤虎狼所畏

一觸其刺則展轉鈎纏至斃而後已相公從者多山
中人識此藤性不然雖有兵仗不能去也登堂見一
人於燈下讀史相公與之論千古興亡得失瞭若觀
火與之論人材高下學術醇駁俱有卓識與之談河
圖律曆諸書莫不洞悉源委相公曰子具如此全才
可以出而仕矣曰十年後天下亂矣大厦非一木所
能支也相公亦大慨嘆偶及當國時事知爲烏程相
公卽欠伸作痛楚狀云舊恙陡發遂不復言問姓氏

亦不答夜半家人歸攜禽獸之屬頗多蓋弋獵所得也明日相公回遣人踪跡之不知所之矣夫隱逸之士或耽泉石或厭軒裳或棲托元真或避世待清不一其倫若烏程相公所遇者不但踪跡不可再見名亦不得聞則又高人一等矣

義貓

夫四足有毛者謂之獸總屬地產。豢養者謂之畜。周制庖人供六畜：馬、牛、羊、鷄、犬、豕。六獸：麋、鹿、狼、麇、兔、野豕。辨其生死，鮮、藁之物，以供祭祀賓客之用。若貓雖屬豢養之畜，止備捕鼠之用。陸佃云：鼠害苗，貓捕之，故字從苗。禮記：迎貓亦爲其食田鼠也。然未有如山右富人所畜之貓，形異而靈且義也。其睛金，其爪碧，其頂朱，其尾黑，其毛白如雪。富人畜之，珍甚，里有貴

人子見而愛之以駿馬易不與以愛妾換不與以千金購不與陷之盜破其家亦不與因携貓逃至廣陵依於巨商家亦愛其貓百計求之不得以鴆酒毒之其貓與人不離左右鴆酒甫斟貓卽傾之再斟再傾如是者三富人覺而同貓宵遁遇一故人匿於舟後渡黃河失足溺水貓見主人墮河叫呼跳號撈救不及貓亦投水與波俱汨是夕故人夢見富人云我與貓不死俱在天妃宮中天妃水神也故人明日謁天

妃宮見富人屍與貓俱在神廡下買棺瘞之埋其貓於側嗚呼蟲魚禽獸或報恩於生前或殉死於身後如毛寶之白龜思邈之青蛇袁家兒之大獐犬楚重瞳之烏騅馬指不勝屈若貓之三覆鳩酒何其靈呼救不得狗之以死何其義又豈畜類中所多見者耶然其人以愛貓故被禍破家流離異域復遭鳩毒非貓之幾先有以傾覆之其不死於毒者幾希矣及其人失足河流呌跳求援得相從於洪波之中以報主

人珍愛之恩以視夫爲人臣妾患至而不能捍臨難而不能決者其可媿也夫其可媿也夫

趙弱言

楚黃麻城趙時雍精岐黃術年五旬無子嘗禱於東
嶽帝迨歲庚午方舉子墮地卽啼不止時雍惡之曰
呱呱勿息非有祟憑必爲妖孽吾雖無子行當棄之
忽作成人語曰毋棄我我思我妻若子耳舉家駭甚
問若爲誰曰我卽同邑劉太平也隨因安令劉元長
爲記室已巳城破沒亂軍中游魂無歸今正月朔遇
東嶽出巡徇一僧導余鳴冤帝冷司藉者查之云我

尚當十八年陽壽於大劫中在死應再生帝復詢有善狀否司籍以余先爲李吉所陽谷令幕賓曾於叅語救活高大高二兩命今生當以十七歲序伴妻曾氏爲曾孝廉孫女帝問司籍應與嗣者對曰有醫趙時雍某年月日曾祈嗣於此亦命查善惡何如日時雍以溺五女犇大惡應受絕嗣報後有一文錢佈施抵百功蓋萬壽寺行僧苦寒僵卧幾死得三文錢買薪一束煨火辟寒可不死是日時雍適有一文錢在

藥憐而給之同行者亦以一文施之賣薪人讓一文以薪一束與之皆時雍倡之也又治病獲藥資五分途見一婦屍將所得爲倡歛棺瘞之抵十功且居恒治貧人疾不思報以是數善應與之嗣帝因命我爲子幸勿棄但俟我妻子及李吉所來知我言爲不爽耳妻子聞之亟來視與序生平閨閣細語庭訓瑣事罔有少謬因相對泣曰此真我夫再生也此真我父再生也及李吉所來告曰當年在幕勸公勿受某三

百金入高大高二罪既不允因於叅語易數字高後
得出然我以是再生而公以是得大譴柰何是時李
吉所見有四子諸孫羅列不數年相繼淪亡不絕如
縷然好事者競抵時雍家聽其子言其子曰我非樟
柳神何以終日使人絮絮也自是絕口不言時雍因
命之曰嘿字以弱言云其所妻曾氏者爲辛未相尚
未育也曾故望族孝廉昆季咸錚錚有聲時雍一寒
耳其不與締姻明甚時雍亦戒勿言迨一時高門宗

曾文者俱不就癸巳孝廉物故舉家避兵山寨恰與
時雍咫尺弱言橫經赴館每過其門曾輒愛之反招
時雍締姻好焉又弱言云劉太平先世爲永寧州牧
全一女人節當嶽帝審余善惡時是女在堦下相視
而笑嶽帝隨註此女向曾脫生蓋三生之石已定又
不待月老檢書矣其引導訴冤之僧或卽一文活命
之僧亦未可知余因是知朝廷法律鬼神所主如推
官魏釗受賅故出使死者舍冤上帝且削其日後大

位壽亦不永何況李吉所之要賄枉入陷人非命有不殃及子孫者乎然枉法用刑非必有私方罹罪愆或審之不明因循定律或形跡可疑憑律誤斷冤債有主亦與故殺無殊爲民上者可不慎歟若時雍溺女非積累多功絕嗣之報又豈能逃嘗讀梓童救刦經見處分元秀溺女事甚嚴今參以時雍之罰流俗溺女當益知所相戒哉嘿見爲麻邑庠生前與余同客辰沅相聚幾半載言之甚悉

採生拍項

揚州一富人子方六歲就外塾如廁久不返師令人
跡之已支解於廁傍矣又江寧府有顏某投首詞云
父某叔某俱庠生本處人止一子八歲戲園中項後
爲人一拍卽隨之行藏英霍山中以術致者不知凡
幾皆驅入深山令其樵採燒灰開煤力作運出貨賣
某以某無子留育爲子冷已婚配生子以某忘本家
冷出賣炭奔此首告因行咨安徽當事緝拿見報畀

錄載元至正間中書省准陝西行省咨王齋告算卦
王先生夜使生竄月惜頑童延奴來家作禍其法課
算性格聰明童男女用符水呪語迷惑活割五官并
心肝各小塊晒乾爲未用五色絲帛同生竄頭髮相
結作紙人形符水呪遣往人家作恠勘驗相符依採
生折割律凌遲又耳談載一方士寓顯靈宮凡道士
出行所作悉知之蓋其腹中鬼語之也道士致金幣
求授其術用符水於天壇僻地殺一行路小兒取肝

心鼻唇尖呪之鬼靈則歸道士腹中語禍福幽隱皆
驗事發論亦如律近年拍頂之術幾遍吳下倚勢力
家爲窟穴所攫童男女俊麗者賣爲娼優愚蠢者幽
爲力作甚至抉眼目折手足令其求乞以收所得云
受拍時見後有虎狼追逐左右大水無可趨避惟隨
之奔而爲其引去也噫彼採生者必從課算中揀性
格聰明拍頂者必從空地行術爲父母者好以見女
庚命推算并聽其遊玩可不深以爲戒但赤子匍匐

入井皆有惻隱彼勢力家甘爲窟穴其殘忍不更甚
於此輩耶

湯聘再生

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甚奉母以居忽病且死鬼卒數人拘之到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聘死則母不得獨生且讀書未獲顯親揚名烏可卽死望帝憐而假之年東嶽帝曰汝命止秀才壽亦終此冥法森嚴不能徇汝意益功名壽算也聘扳案哀號聲徹堂陞帝曰旣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命鬼卒押至宣聖處宣聖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官

我不與焉。回遇普門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蓋允之以警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柰何？大士命善才往西天取牟尼泥，完其屍。善才往，越三日，取牟尼泥來，泥若梅檀香不散，因與善才同至家，而屍果腐爛，蠅蚋嘜於外，虫蛆攻其中，見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是時死既七日，尚無以爲殮也。噫！貧士慘狀可勝悼哉！善才以泥圍屍，三匝須臾，臭穢息，蠅蚋散，虫蛆安腐爛者，完固色，遂有生氣。善才令聘魂歸，其中曰：

我透報大士命去矣屍卽躡動聘張目見母在傍涕
泣亦嗚咽不禁母驚而狂叫隣人咸集聘已起坐曰
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備言遇大士得再生之故曰男
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母恩大士命持盃淫
葷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斷酒餘俱如所
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勿仕而已復顧
母曰勿怖恐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戊戌進士不茹葷
其于聲色貨利泊如也惟長齋繡佛以事母而已迨

母死就真定某縣令卒於官豈違勿仕之戒歟

賣妹妻

有宦僕勢張甚與一吳人關說訟事於當道得吳人之妹爲妾遂惡其妻思賣之以妻貌陋令妹出相給妻同妹往某戚家令舟人送妹至某處載妻上別船舟人失記同妹載至娶婦舟傷令其妻過船娶者云我相是彼不是此遂擁其妹去後聞落衍衍中蓋其賣妻時不由媒媾故也又羅公彥江右名家子風流溫雅客遊金陵飲於郊外見一少婦哭墓哀甚素笄

艷妝姿態絕美公彥詢其從者曰此婦新寡辭其夫
慕歸將適人耳公彥挽其執柯其人曰諾索值極廉
事成婦夜至花燭旣散婦曰君何處人至此何幹公
彥一一荅之婦見姿容韶秀又富於家裝嗟嘆良久
公彥詢之再四曰妾本非新寡執柯者卽妾之良人
也不事生業每以妾給遠方人明晨必與群惡少來
逞其無賴君若有密友乘夜遷去彼亦無如之何矣
公彥卽如言遷去未明夫果擁衆至見是空室羣皆

快快去夫宦僕以關說事局人之妹爲妾何其得計
耶乃因此而致其妹入烟花造化之報施抑何其巧
彼賣婦者以婦爲局乃反爲婦賣機中有機亦何矯
捷總之設弄還以自弄已也

啞道人

啞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言書以代語遂呼啞道人道人往來齊魯間久漸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讀書爲諸生有聲庠序間以敗檢爲學使者褫其矜走遼左從軍其拳勇過人從小校至偏裨後失律應誅亡匿群盜中標掠海上久乃遁去隱僧寮道院間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乞食市中舉動顛狂往往手指其事或書一二隱語多奇中有疾者求之或以

藥或以所乞食與之無不愈一日值淮陰司理出道
人以一紙投之大約云與生前有緣指點司李心事
募其備一棺於某日化去司李如其請道人遍詣諸
熟識家謝屆期沐浴坐棺中舉手向送者拱揖而逝
舉之甚輕若無人者夫道人爲諸生則敗檢爲禪將
則入盜黨是烏足以語道而異人授之超舉之術耶
豈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固所不論耶及其得
道而顛而啞則又濟顛之酒肉寒山拾德之垢污也

異人行徑往往有然者

祈夢

六

山陰張抱瑾偕其子青丘於九月九日謁九鯉仙祈
夢誦杜工部九日藍田崔氏莊詩快快不樂以結句
明年此會知誰律爲不祥也卽治裝歸果卒於次年
九月初青丘資質高妙是年十九夢堂懸一魁字扁
以爲科名之兆次年先其父卒蓋魁字二十鬼也又
一閩士雅負中才夢仙云汝問功名乎功名兩不成
後登戊戌進士蓋兩字俱不象成字也我浙于坎疇

看多奇蹟於三季年前夢在忠肅公前抽籤詩云
你道乾卦是何年此將困龍飛上天明晨查籤詞果
有此句意謂乾在亥亥年有伸眉日也今已六旬餘
絕無佳處不知當作何解

癩怪

郭生者吳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讀書有好女子
造之與之狎自是過午輒至不意爲生妹窺見告其
父父疑生有私妮因爲之婚及新婦入房啓帳見好
女子在焉大驚走舉家譁然逐之了無惧色反毅然
首生日我與若十年夙姻奈何戀新婚而逐我耶恠
不絕求禱於法師施亮生愈熱植絕無惧色及法師
勸王朱三天君入學生卽奔突大呼良久乃定燈目

日妖見神將下擊潛我脚下被百餘創破廟而遁殆
卽死矣怪始絕郭生亦無恙居無何郭生家七日同
日仆地死復求法師來作法仆地中一人忽立而號
曰吾翁已千歲郭家殺之吾必滅郭氏中又一人攘
臂起曰子譏我爲上方君子被女子蓋千年願饒功
行與郭氏子有緣爲汝殺之今其子若孫想於我我
與之伸冤子之法無奈我何未幾死者皆甦人間其
故曰昨見五鬼甚悍搯我儕至一窟見群鼻一屍則

身被百劍頭顱粉碎衆妖縞素發喪吊者皆鱗介之
屬乃法師復遣神將議倚貴神爲援賂獻無算貴神
者即正方神群孽得貴神援欲悉族屬與法師抗忽
聞空中萬馬奔騰聲群孽狂竄見神曳鍊數十百圍
縛群孽并其黨盡藏之吾儕是以得免噫妖孽之興
必倚貴神無性乎小人亦必倚權勢爲奧援也然正
惟妖孽必倚貴神耳奈何貴神受其賂天將搏擊之
時絕不聞之爲乎援豈爲貴神者皆如是乎噫義謂

倚奧援者卽水山之靠也太陽一照水山自消故天
將下擊雖貴神亦無如之何矣

宿冤報

朱生某臨試日至較士館門腹痛甚廣文引驗主司
放歸及抵家腹中隱隱作人語曰我爲姚洙金陵人
明初爲偏將隸魏國公子麾下魏公子卽朱生三世
前身也主帥與我千人勦山賊深入被圍斃我妻潘
氏求援不發我與千人死傷殆盡生還者不數人耳
因強納我妻不從自經死欲報已久故逐之家人詰
之曰彼時何不卽報乃遲數百年始報耶曰彼爲元

我忠且勇宿根甚厚故不得報及再世則爲高僧至三世則爲顯官有實政又不得報卽今生彼有科名尚不得報今彼一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也殺三命者何錯告某爲盜并其妻與弟死非命也時同邑有周生者學法治鬼恠頗驗聞之往候朱生有懼色腹中不敢言周生出復大言曰我豈畏若耶我畏其天蓬尺耳詢之周生果持之袖中也又有行僧西蓮往候見朱痛楚狀口誦某呪腹中日師德行

人乃誦咒禁我耶西蓮曰我與汝解冤何爲禁汝腹
中曰若欲解冤須誦某真言某經文師先所持咒是
強禁我我豈甘哉西蓮曰我卽起道場誦某某經只
能解仇釋宿冤乎腹中唯唯又要挾冥錘若干定立
券約書中條曰我卽捨之去但我貴者當從口中出
諸隨者從其後朱生遂嘔痰下洩而聲遂息越數日
復言曰我之仇已解柰死賊圍者衆不肯釋然於是
聞千百人喧闐腹中朱生患苦不堪而逝噫一言之

失素及三命一事之錯致死千人流毒無窮釀數世
不解之愆雖有宿根道行顯名實政不可消釋言行
爲君子之樞機可不慎歟

長官小人長髮大爪

余見衢州府少女村土人報官一詞云掘地得一棺長三丈餘不知何物在內不敢啓視當事但令掩埋而已又於京師聞小人國進貢欲往四譯館觀之適遇高麗楊通事問之云人長二尺餘五官無異但遍身有黃毛一二分長又見一番僧於吳門供髮一握指甲二片於佛前髮長丈有八尺指甲大如掌云過大人國虎來搏我其人力救得脫虎口彼反爲虎所

啖故供佛前以經文超度之按穀梁公羊傳曰長狄
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
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詹見於軾按國語吳伐越獲
骨節專車吳子使來好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群后於
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其骨節專車又秦始皇二十
六年有長人長五丈足履六尺凡十二人見於臨洮
始皇以爲瑞作人十二以象之又按漢武故事東郡
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人按神異經西海有一窟

國人長七寸又按山海經有小人國名埤人口含神
霧又按甘州志萬歷二年修城至南面剷削墻垣有
小木棺五百餘其骸各長二尺許男女衣冠貴賤老
少一一可辨又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
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以余所見及古人所載
惟惟奇奇何所不至但言以聖人爲折衷昔吳使來
好問專車之骨又問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僬僥氏
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卅之數之極也則長棺

長髮大爪之類俱不足異及觀長狄之身橫九畝眉
見於軾何註謂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
尺兵車軾高三尺二寸在春秋時已有長人不僅寸
僬僥之數與東郡所貢一霍國人通事所云小棺骸
骨務光張仲師又皆不及短之之數此子輿氏有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歟

畫美人

王燮庵爲寧化宰誕日一畫家送王母獻桃一軸然
王母艷妝時服絕無尊麗道德之氣傍一小媪額髮
垂肩執桃而侍亦非天妃玉女之儔余嘗戲曰此美
女獻桃也懸之書室室有兩僮寢處其中每夜見兩
女子似夢非夢間與之狎兩僮雖心疑秘不言未幾
燮庵死喪事中衆宿於此有小三兒者雖就枕尚未
入睡鄉見兩女子從畫下冉冉逼人狂叫遂滅卽碎

其軸兩僮尋亦無恙常見輟畊錄載温州某監郡一
女及笄未嫁以疾卒命畫主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
常時則束置之任滿忘取去新監郡子得之懸於臥
室見女子從軸下詣榻前叙殷勤遂與好合每夜必
至一夕生與餅餌却不食方勸之女不得辭爲啜少
許天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遂爲夫婦又見松牕雜
記有唐畫工寫美女甚麗進士趙顏見之曰世無其
人也如何令生願納爲妻主曰余神畫也此名真真

呼之百日晝夜不歇彼必應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果應日諾急灌之百家綵灰酒灌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友人曰此妖也後必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纔及室真真乃日妾南岳地仙也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今又疑妾妾何顏再住乎言訖携其子上畫障觀其障惟添一子觀此二事兩僮之遇與小三兒之所見庸或有之

發墓

福建汀州介萬山中土豪積寇焚殺劫擄橫行無忌
民間坟墓皆在山中不納稅糧強者擇地拋人骸發
人塚視爲常事王燮庵令汀之寧化嚴懲之風少戢
有甯甲塚爲黃乙盜塋訟至官黃乙強詞証塚隣皆
云黃氏塋當事私訪之亦曰黃氏塋令一隣邑人再
訪之有塾師云是竈塚穴已發主穴發時人多昏
暈惧鬼而止因指近邊某某爲匠工身見其事歸述

之燹庵往勘密呼某某至曰汝同發坟直供免刑供
如塾師言因嚴訊黃乙供伏言先發主穴惡氣迷人
不得近實未發遂起驗第一穴礦石書皇宋德祐元
年月日與甯詞符合驗昭穴則順治初年葬黃氏骨
也發掘盜墓顯然因追已發二骨供云屍儼如生焚
之不燬埋山後與棺中金魚玉玦垂耳約臂之類皆
追到官驗屍果如生備棺仍埋穴中押黃乙迂兩骸
按罪如律昔人發魏王子沮渠塚無棺槨有石牀牀

下悉是雲母床上三屍一男三女顏色如生人鬚髮俱鮮澤又元至正間松江蟠龍塘有古墓爲張雕盜發破棺無穢氣一女屍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傳者冠服鮮好亦不朽又後魏沙門達多發塚取甄造菩提寺得一活人云姓崔名洪計死時年月蓋十餘年矣進之明帝以爲妖異黃門侍郎徐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塚范明友家奴說漢事與史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又漢書載魏郭后有前漢殉葬宮人塚中恠異

不一而足按宋德祐元年將亡之日也於茲數百年矣彼宋陵之在錢塘者入元人時發於楊璉真伽之手殆盡而甯氏之坟歷元明迄今所云難保者至於數百年之久抑何幸耶乃幸而綿延數百年至今而猶罹此劫又賴有明邑宰如唐玉潛之於宋諸陵斯又不幸中之幸矣其主穴之免於發者以惡氣迷人如孔林董墓之不可入豈其先預知數百年之後有今日之劫而爲之歟抑地氣之靈德澤之厚有以制

之歟若地下之久而如生或以水銀或以雲母皆可
不化獨寗墳之已發而焚之不燬不惟不與土同腐
而又入火不焚更可異也他如崔洪者疑得地氣使
然倘久而不洩蟬脫於地斯又理之所不可測者也

金粟

襄陵張副將河內人家甚貧休官不能歸以家丁數人食糧本營聊以餬口舊同官嘲之曰何不將又口珍珠來用余詢其故曰彼曾將珍珠數升盛一小口送主將不受出坐官廳分散同僚故也張因言向時金珠無用曾從川中來所在饑荒店家飯一餐銀三錢與金一錢不要添至六錢勉強收之然不以日用爲苦豈知金日歷官二品粟賤如土活計反難遂

浩然長嘆余因言之主將助之三百金田二頃同官
各贈有差得畊稼以老焉昔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
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時有語曰虎豹之口不如饑
人劉備在荊州粟與金同價晉永嘉之末洛中饑荒
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填委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
云田畝由是丘墟都市化爲珠玉童謡云雖有千黃
金不如一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值古人云黃
金白璧可有可無菽粟於人何可一日無之噫有金

無粟此富庶之後偶值歲歉假令今日粟貴寧復有
珠玉填委之嘆耶積穀備賑余曾力陳三省制府疏
請舉行已久臨民者苟實心經理可以備一時之急
免戶口於流離起老弱於溝壑功德莫大焉

銀走錢飛

余爲童子時里中有徽人汪懋德者始爲巨商挾妓
酣歌資本漸耗先有多金窖於室掘取四散走失十
不存一二中一元寶纜及大門檻下取時觀者甚衆
又一人窖金於甕中起視之皆爲蝦蟆咯咯叫跳而
去又媵友鄒呂大婢所出也其母私畜爭錢萬餘於
篋時見空中蚨蝶飛出一日啓篋尚有錢化蚨蝶未
成者甚多而錢已失七八王燮庵云在兵部直宿納

京院中聞空中淅淅有聲聯飛不斷墮一二於庭錢
然有聲拾之皆錢也人謂銀錢飛走其家必至消乏
乃相傳洪武乙卯南康錢忽飛出散落民間廣積庫
銀每錠重數百斤亦穿庫出一書生夜行見田中光
起異之就地標記明早掘之見白金一大錠上有廣
積字因以上聞上曰此銀天賜儒生命賜之同掘者
命給傭錢而已然明祖當開國之初有此變異其時
海內清平不聞有度支匱乏戶口損耗之患則飛走

似亦無虞余獨恠此物之性所親近者皆猥瑣貪吝之徒見慷慨丈夫則匿跡遠遁每深惡之客有爲之解者曰彼非遠此而近彼也彼得之則什襲藏之性命以之此得之則斧鑕加之泥沙擲之又何恠其絕交於此而親匿於彼耶余曰唯唯然終不能易此而就彼也

壽

熊公奮渭汝寧人於崇禎年間撫我浙迨康熙庚戌訪固始祝山公先生因道及熊公山公云做親家也今年九十九矣御女如少壯時房中頗備姬媵兩年前又娶二少艾生一女然其子若孫皆致政矣及甲寅孫潔初先生爲南汝道謝病歸經其里投刺來謁今又十餘年不知尚在否荊州城中一小庵僧云一百四十餘歲每日挑野菜同豆查煮食誦法華經鄭

提督嘗備伊蒲饌遺之彼但畧嘗一二勸之食曰消
不得又十餘年跌坐而逝僧水月住杭州城北人不
知其年形如七十左右人及范撫臺蒞浙太夫人謂
撫軍曰當日在遼陽有一老僧號水月年已八十餘
對汝祖曰我家有孫巡撫浙江彼猶及見之今汝撫
浙其言雖驗但又隔四十餘年不知此僧果在否撫
軍訪造其庵談昔年在遼事甚悉撫軍老僕皆識之
云其容猶昔言禍福亦時有中者又姑孰端德箴言

其郡龍山中有張信者業岐黃術以嘉靖元年生妻王氏以二年生今一百三十餘歲尚爲人行藥治病僅似八十餘歲人其子與孫皆去世曾孫亦垂白矣夫婦日啖鮮何首烏與醇酒不茹葷味五十六年矣嘗見竹書紀年載商伊尹壽百有五歲金石錄載周太公百有十歲懷瓘書斷言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北史紀魏羅結壽乙百三十歲白樂天集言唐李元爽百三十六歲蜀誌范長

生先事劉元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宋譙定百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壽之多者代間有之或云自先天者或云由保養者或云從服餌者然如熊公則保養非真如荊州僧則不須服餌若果自先天則強者不皆壽而弱者不盡夭令人終莫得而測其理昔黃帝或傳爲仙或言壽三百歲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人賴其利百年而崩人畏其神百年而忘人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歲以孔子之年論之則萬古

不朽之人斯爲壽之極也

瘴氣害人

蔣孝修官於奉議州一時署中連喪多人孝修亦卒
家聞始同時令於南寧之隆安縣隨行親識僕從僅
十人蒞任不數日死七人水土嵐瘴之氣毒癘一至
於此昔李德裕貶崖州有詩曰獨上高樓望帝京鳥
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亦恐人歸去萬折千迴繞郡城
復遊一僧舍見壁間掛葫蘆頗多問中藏何物僧云
此皆相公當國時所貶之人骨也德裕爽然若失是

夕卽卒要見遐方瘴氣爲厲從古如此非特今日爲然近有僧自隆安來者云地上時有惡氣一線冲起非烟非霧犯之卽斃見者須閉氣合眼俟其散盡乃可語言應務嘗見異域志云且末國西北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至惟老駝預知之卽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卽將羶擁蔽鼻口其風迅駛須臾過盡若不及防必至危斃又波知國有三池人汲以養然須蓄至三日後水中一無所

有方可食若見魚蝦及些小虫蛆之類必不可食
卽腹中爲龍噬其心肺死乃知邊遠之地迥非中土
可比

汗血馬

明季沐國公遣人送匹馬于雲南撫軍其色黑胷有
白毛如月名捧月烏騅來自西番龍種也撫軍文吏
不知珍貴豢之群馬中漸至消瘦不食一人請於撫
軍曰騷馬以安間飽芻茭長膘駿馬以馳驟出汗則
不生他疾譬如有才者利見用也撫軍許可出廐試
之此馬不受羈絡無敢控馭之者其人遂攘袂向前
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握目馬戰不敢

動復下而籠之轡之帖然與常馬同躍而蹤之兩耳
但聞風聲而目不辨所見約一時往回越百數十里
視之周身流血撫軍以爲傷其力實血汗也自此騰
躍超群人皆以爲千里馬噫向使是馬也不遇其人
之識眼不幾湮沒于撫軍之厩耶鹽車之困伏櫪之
悲千古所以同慨也後在沅州曾見某王子經過坐
馬汗出如血或時而騰驤奔躍或時而循習調良若
樂爲王子用者乃益信撫軍之馬特用在其材耳夫

勃律國北頗黎山其神穴中有神馬國人牧牝于側
生駒輒汗血又大宛國有高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
五色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豈所
聞兩馬皆從彼國遊牧所生耶抑別有遺種之奇耶
唯願掄材者不致用枉其材幸甚

佛光

有紳宦於滇某路叅將送烏絲藏佛一尊高不及尺并銅龕一座云於某河中放光沒水所得供一僻靜處夜深月黑虛室生白童子窺之佛頂一線白光照耀室中疑有珍寶在內取之乃貝葉香經一卷舍利于十餘顆一童子分得五顆藏一匣中其五色變幻者隨卽失去一顆色白不變者不走後修東塔藏之塔中習習成帝咸和中丹陽尹高慳至張侯橋見浦

中五色光長數尺乃令人探之得金像慳乃載送長
干寺每至夜深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聲經一
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銅花跌浮出取送
寺施像恰合至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蒲人董宗之
採珠沒水底得佛光焰交州送至施像又合焉像後
有外國書三藏那跋摩識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
造金像自咸和中出至咸安中歷三十餘年光跌始
具莊嚴名刹烏絲藏乃爲童僕盜寶毀壞豈佛之靈

有不及歟抑像之數有長短耶

採參

參產最深山處人跡罕到遠人往採必糾合數十百人異餼糧操弓弩持器具而入山中到處皆喬松不見天日恐迷失歸路斫松枝燒火作記行十餘日深千里方有參有參處鬼神白日出搏人神虎恠獸復傷人得參無論多寡同行者十損一二出必償願此余所聞於口外到京賣參之人余以爲言之太甚未始深信閱西域記載鹽澤在西川高昌縣東並沙磧

之地水草雖行四而危絕道路不可準記行人惟以
人畜骸骨駝馬糞爲標識行積內時聞人喚聲不見
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
有死亡蓋魍魎魍魎之類云始信產參之處種種惟
異爲非誕也夫參爲至寶產之之地自應有鬼神護
持若非朝廷嚴禁鬼神加譴則耽利之徒不至一朝
掘盡無復遺種不止雖然青天白日魍魎魍魎呌跳
害人都邑之間往往不少深山大澤此類窟穴固其

宜耳

向關生

向關生東魯之任城人也弱冠擅文譽就有司試輒
高等讀書南池傍遇一女子絕姣與之狎旣久人皆
知之舉止應對宛然閩秀詢所從來曰妾天上謫仙
常與子爲夫婦其戚友咸以妖媚疑之請道士驅遣
絕無懼色日母逐妾第恐緣盡分首再合期遙耳幾
及三載出一編授生曰妾與君有宿世之緣甚久今
當暫歸此編乃修鍊工夫君可習之月圖良晤贈以

詩云濟水流長未盡歡小山招隱月初圓好畱顏色
重相見再向南池續舊緣倏忽不知所往生思慕成
疾幾至不起因簡習編中工夫漸愈亂後隨一武弁
客淮上娶南氏女視之與前所遇無纖毫異詢以前
語則惘然好畱顏色再向南池一一皆驗小山招隱
應娶南氏於淮安合卺在十五應月初圓非謫仙而
何然事與宋人王子高遇芙蓉仙絕類子高與蘇黃
遊東坡亦曾詠其事決別之時授神丹一粒告曰無

戚戚後當偕老於澄江之上初未之喻時子高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居四十再娶江陰巨室女年二十合卺畢視其妻清盼冶容修短合度直似前遇亦詢前事則皆莫曉而澄江則江陰之里名也服其丹年八十餘偕老焉觀此凡事以緣而聚緣盡而散雖仙子臨凡不能挽未盡之緣柰何凡夫迷惑不能割已盡之緣耶緣者寃也古人云寃盡還分首方是了悟語

男子孕

一梨園子弟腹漸果時時轉動宛如懷孕一日正演劇腹痛甚下一胞中有肉長三四寸畧似人形其人以痛楚卒嘗見庚巳編齊門曰甸寺有僧病痞疾死僧少齒美姿容茶毘忽爆一聲腹裂中有一胞胞內一小兒長數十面目眉髮皆具又聞門一男子生子死街卒以聞於守徐公公顧諸門子曰爾輩慎之按生育之道父精母血始成人形若獨陽不生獨陰不

長理也。男子懷孕，此必無之事。倘淫慾之氣膠結不化，久而成形，又莫謂理之所必無也。

債負

黃州有時顯之者富而刻一李姓者借時銀四十兩本利俱楚以平日交厚偶失取券數年後時執前券取債李重還之始減券未幾時死李家一驢產駒額有白毛作時顯之三字時家聞之來買然驢兒價不過一二金力挽不前添至四十金方行又六合張家頗富有尤門子負其銀若干忽夢尤曰我來做牛償前負其夜產一牛跡尤於昨夜死矣後於羣牛中呼

尤門子此牛卽叩頭曰汝來償債乎又卽叩頭若應者夫財雖身外之物可得可失然臨財分明義所當然彼負心者宜其入于異類也語曰寧人負我我母負人執此臨財其庶幾乎

么兒王喜子

一武將家蓄羊數百隻分牧於童視童之大小而授羊之多寡管厨人稽其肥瘠以時賞罰焉有么兒者分牧三十隻一日失一羊罰銀五錢購補額明日又失一羊管厨人責之數十棍復令賠補么兒不勝憤明日匿僻處伺其羊爲人所攘耶抑爲獸所攫耶既久困倦假寐石上群羊奔觸驚起見虎啣一羊橫衝而來奮力搏虎掣尾不放虎不得脫折坐么兒于下

么兒挺拳直搗虎腎大吼而去么兒身穿絮襖虎搗其膊襖破肉綻主人以其膂力日命給酒肉調理愈後被傷左手僅挽百斤物右手可挽三百餘斤由是么兒日漸近主人徬旋補千夫長更有王喜子者年約十七八戎旗兵也戎旗者大將親兵一日出獵有猛虎於園中突出嚙喜子馬喜子墮地躍騎虎背虎騰躍數丈喜子緊抱其項不得脫虎力竭喜子以拳斃之命四人扛不動約五百餘斤喜子神色自若猶

卸虎傷所乘馬鞍轡牽之以歸主將隨出輕裘賞之
復妻以美妻夫履虎尾騎虎背皆危事也么兒使虎
負劊而去喜子使虎斃於拳下雖古所稱卞莊馮婦
何讓焉

大物

余常過海州見民家以魚骨作臼又於萊州水神廟見魚目珠二徑三尺餘以二架支於殿上其光甚精采不似平常魚目闇然廟中道士云尚有魚鱗廣濶數尺在一山寺中先君進香雲臺殿高數丈階數級有二魚骨豎庭中倚殿簷稍出脊上鴟吻廣州一縉紳言鄉人殺一蛇腹有牛角未化一人云曾見刺胃皮廣半畝許他如姑蘇誌載直指使詣學宮大風吹

下一布巾橫豎皆丈餘又使流球錄云一夜見山起接雲兩日並出颶風驟作撼舟欲覆衆皆駭惑舟師搖首戒勿言但閉目坐久始不見舟師額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山起接雲者鯨魚翅也兩日目光也晉時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而後知莊子任公釣鰲夸父逐日大鵬運海之說雖曰寓言卽實有之亦未爲恠也

沅州聶知州李吏目得父

聶翁山西人婦虞氏生一子翁又商於川主李氏李
之婦新寡翁卽贅於其家俗謂之坐門招夫承其香
火改姓李亦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
翁流入滇黔爲僞弁被官兵俘獲時纍囚數十撫軍
付州刺史聶熊臣鞠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
退問母母令復訊而已聽於後不數語呼其子曰真
而父也起之囚中拜哭太慟洗浴更衣慶忭無已屬

員咸將羔雁爲賀刺史觴之翁亦在席客問翁何由入滇黔翁言其從川入滇始末又與李吏目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駭甚歸述於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母窺見出曰尚識妾否爲吏目者君之子也刺史聞之至與吏目序兄弟焉夫變亂中骨肉離散他日相遇或聲音氣體之不同或姓名籍貫之各別或貴賤懸殊或貧富迥異交臂失之者多矣彼翁以兩地妻室子各異姓兄弟嫡庶雖相聚一方終難自合翁又被

俘之囚卽正典刑亦非枉殺縱令子極貴顯欲父子
夫妻兄弟之相遇豈不難哉乃不卽戮於行間使訊
鞫於有司又不發問於他吏適就讞於已子使骨肉
完聚身脫纍囚頃刻雲泥造化簸弄之巧抑何幻哉

冥蠹

金陵某翁家頗饒生理亦多驟病卒見一青面鬼攝
之去哀告曰我家資大半在當舖兩月未折封香蠟
店換一數計未得人可緩死數日清兩事我無恨矣
鬼曰與我鏹若干爲汝緩旬日許之復活如其數焚
冥鏹料理二事及期又死又向鬼曰我子秀才鄉場
在邇可得再緩令畢三傷倘得微俸報惟命鬼索倍
前諾之又活卽焚鏹倍前及十五夜場畢翁延客益

以族子之終塲又以序已之不久於人世也席半忽
仆見青面又同數鬼曰汝子不應中汝今夕當去若
肯多多與我鏹爲汝子寅緣中式久寬汝死何如其
遂多多許之活卽多多焚之揭曉子果膺鄉薦未幾
以磨勘革去舉人繫獄某往探稔死於道噫今天下
大小公府奸胥蠹役受哄受賕作奸舞文者皆群然
無所顧忌矣人猶謂縱倖免於國法斷難逃於冥誅
以明暗而幽彰也今觀青面鬼之承檄追揖乃始而

要賄緩拘繼而飽欲縱犯甚至寅緣塲屋死生任其
緩急富貴聽其更移舞弊冥中操權天上其爲蠹不
更甚於今世之胥役乎我獨恠赫赫神明而亦憤憤
乃爾豈幽明一理堂上亦遠於百里耶抑鬼之索錢
僅爲其神之漁獵耶然終至名革而猝死豈神之憤
憤者去而明燭者至而覺察耶抑鬼之漁獵者中冬
乾沒不滿神欲而債事耶不則青面鬼之生前必爲
衙門之幹役機關熟習特一試其技於冥司耶

修路

康熙甲子春吳門一士人死投解泰安州東岳處見
江南山東北直下文書曾齊修治道路整飾橋梁莫
知所謂東嶽查士人有孝行增算復甦向人言之未
幾而 聖駕東巡臨幸闕里抵江寧蘇州回鑾所在
先期修道始信士言不誣嘗閱清瑣高議言宋真宗
東巡告功泰嶽駕行有期一日泰山畊者見熊虎豹
豹纍纍入於徂徠山後有百餘人驅之畊者詢云驅

將安往應曰聖主東巡嶽靈勅五里內異物悉避意
聖人巡幸鬼神清道如此史稱天命所在百神呵護
洵不誣也

妬婦

一貴人畜妾頗多復托人於廣陵買妾其人來札云
已相定楊氏女名貞慧年方二八舉止幽閒姿色明
驚鴻落雁掩月羞花似非過譽聽其聲若微風振簾
幽韵娛耳握其髮圍手八盤墜地加半點絲可鑒真
佳人也及至貴人云老我是鄉差不俗矣

一姬爲貴人素所最寵者反與之極歡凡所
借多方致之復委曲周旋以解其意貴人亦

貧之未幾貴人以公事驅馳數月回廣陵
髮落殆盡寵復歸素所受倖者殊不知皆其
之也夫入宮見妬婦人之情大抵皆然我
幾人哉

幾人哉